

傳道書的神學

選修生 王道仁

一、前言

傳道書是聖經中很令人感興趣的一卷，其中的神學卻眾說紛紜。這次希望先不參考別的注釋書，而對其中的神學建立自己的看法，然後再參考別人的看法，並從中來學習。最重要是在過程中，求聖靈來教導。

爲方便起見，קְהָלֵת 在此篇報告一律稱爲傳道者，經節則一律採用和合本所標示的，另外引用聖經未標示經卷時，就是引用傳道書。

二、經文作者

關於經文作者的討論非常多，但在這裡只關注會影響傳道書的解釋的部份：就是傳道書主要爲一位作者，或兩位，或很多位。Murphy (1992, pxxxiii)整理許多人的看法，當中提到 Siegfried 因爲經文當中的許多矛盾，而主張共有五位作者，另有許多人主張有兩位或兩位以上等等的作者。這類主張的弱點，在於否認單一作者可以有多元、互有張力的對話性、反省性著作。可以不斷迴旋反思，正是古今許多文學作品令人著迷之處。傳道書很多地方，也常常展露這種迴旋反思的特性，例如「貧窮而有智慧的少年人勝過年老不肯納諫的愚昧王。這人是從監牢中出來作王……我見日光之下一切行動的活人都隨從那第二位，就是起來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他所治理的眾人就是他的百姓，多得無數；在他後來的人尙且不喜悅他。這真是虛空，也是捕風。」(4:13-16)及「我見日光之下有一樣智慧，據我看乃是廣大，就是有一小城，其中的人數稀少，有大君王來攻擊，修築營壘，將城圍困。城中有一個貧窮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卻沒有人記念那窮人。我就說，智慧勝過勇力；然而那貧窮人的智慧被人藐視，他的話也無人聽從。」(9:13-16)這種優美的反思很難說是矛盾，而如果這種反思不算矛盾，就顯示作者不必然只能有單一思想。因此單以經文張力來主張有多位作者，說服力並不夠。而且如果後來的編者真的要改經文，那何不全部改成最後一位編者的看法？爲何讓經文留下一堆矛盾？而就算經文有經過編輯的可能性，這可能性也太過多種，無法有定論。況且最後到我們手上完整的經文才是被稱爲聖經的，因此我認爲直接將傳道書視爲一完整作品來討論，並無不當。

三、經文分段

我是根據主題的轉換，將傳道書經文分段如下：

- 1:1-15 引言：一切皆虛空，因日光之下無新事
- 1:16-18 論智慧的虛空：智慧多，煩惱也多
- 2:1-11 論享受的虛空
- 2:12-17 再論智慧的虛空：智慧人和愚昧人都將死亡
- 2:18-3:22 論勞碌的虛空，但最好的莫過於在勞碌中享福
 - 2:18-26 勞碌爲虛空
 - 3:1-17 凡事有定時，並非勞碌所能改變，審判也有定時
 - 3:18-22 人獸同歸塵土，因此應在勞碌中享福
- 4:1-6 論世間的痛苦及勞碌的虛空
- 4:7-16 論與同伴一起勞碌的美好，卻也是虛空
- 5:1-7 論應當少言，敬畏上帝
- 5:8-6:7 論財富的虛空

6:8-8:7 論人生當如何行

6:8-7:24 人生的智慧

7:25-29 邪惡的起源

8:1-7 當順服王

8:8-9:10 論善惡未必報應，都必死亡，應享受生命

9:11-12 論強的未必成功，而在乎時運

9:13-11:6 再論人生的智慧

11:7-12:8 論年輕人當如何行：應當趁未老時喜樂並敬畏上帝

12:9-14 結論：應當敬畏上帝

學者對傳道書的分段有非常多的看法，不過大部分都是一些小差異。謝品然(2000, p25)指出，大部分學者都將第三章視為一個新單元的開始，我卻認為它是 2:18 開始討論「勞碌的虛空」的一部分。這是因為 3:1-8 的初步結論是「這樣看來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甚麼益處呢？」(3:9)，仍然是在討論「勞碌的虛空」這個主題。

話又說回來，這些分段如何區分，包括以上關於第三章的分段，我認為對研究傳道書的神學影響不大，因此不需太過要求一致。

四、經文主題

我認為傳道書經文主題為「人生為虛空，因此人應在勞碌中享福並敬畏上帝」。人生的虛空在傳道書中顯然是重要的主題，從以上經文分段即可看出。勞碌中享福及敬畏上帝，則是傳道書中對人生虛空的回應。傳道書之所以強調「在勞碌中享福」(2:24、3:12-13、3:22、5:18-20、8:15、9:7-9、11:8-10)，是因為人生不管勞碌、財富、成就等等都是虛空，甚至智慧人也和愚昧人同樣死亡，義人有時也未必長壽。因此要快快樂樂地吃喝、工作，然後不要忘記敬畏上帝。這對整個現在台灣基督教文化，常常只強調拼命做工、做工、做工，不斷用上帝的工作壓死人，是很好的提醒。上帝也希望我們好好享受他所賜的生命，快快樂樂的吃喝、生活。有時候我們太過心急，拼命壓榨自己和別人，以為上帝喜悅我們不斷地做更多、更多、更多，卻忘記萬事成就都有定期，人更多的勞碌未必能改變什麼，而上帝只要我們做好他給我們的那一份，包含喜樂、享受和安息。以前常思考「娛樂」到底有沒有聖經根據，從這裡或許可看到一些。

相信有人會質疑「敬畏上帝」是否是傳道書的主題，甚至覺得在末尾的結論似乎很突兀。其實我以前也這樣覺得，但這次仔細研讀，卻發現對上帝的敬畏，貫穿整個傳道書的思想。除了直接提到敬畏上帝的經文(3:12-14、5:1-7、7:16-18、8:12-13、12:13-14)之外，還有對於上帝審判的注意與敬畏(2:26、3:17、11:9-10)。而且傳道者雖對人生的虛空感到可悲，他對上帝卻非採取批判或不信，而是感嘆人智慧的有限及上帝的深不可測(3:11、6:12、7:14、7:23-25、8:16-17、9:1、11:5)。甚至論及善惡的虛空：「世上有一件虛空的事，就是義人所遭遇的，反照惡人所行的；又有惡人所遭遇的，反照義人所行的。」(8:14)，傳道者也不正面批評上帝，而是說：「我就看明上帝一切的作為，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；任憑他費多少力尋查，都查不出來，就是智慧人雖想知道，也是查不出來。」(8:17)從他對罪惡起源的看法：「上帝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們尋出許多巧計。」(7:29)也顯出他對上帝的敬畏。我認為傳道者是抱著一種對上帝敬畏又不明白的心，來看世上的虛空。

雖然我認為傳道書是叫人「在勞碌中享福並敬畏上帝」，我並不同意傳道書是很積極正面的強調這些，或只強調這些。Goldberg (1986, p5)認為傳道書的五個主題是 1.敬畏神 2.神將來要審判世人 3.要以神為生命的中心，否則很容易偏離正路 4.不要沉迷於任何事物，忽略了其他人和事 5.享受神所賜的生命。我覺得他的看法太過積極正面，說了很多傳道書本身沒有提到的部份，並且忽略了「人生虛空」作為「在勞碌中享福並敬畏上帝」的基礎。傳道書花了大半的篇幅思索人生的虛空，反省人的有限，是重要而不

容忽視的寶貴思想。人生很積極的從事各項上帝所喜悅的工作，卻難免遇到挫折和無奈。如果人能從萬事萬物的定期，看清人的限制與上帝的時間，將是莫大的安慰。謝品然(2000, p66-68)認為傳道書的主題為荷悲(虛空)與享樂並重，在這一點上我同意他的看法¹。

我所主張的經文主題，並不否定其他的許多主題，只是我認為傳道書主要的篇幅在說明這個主題。其他的主題，限於報告的篇幅，只好暫不討論。

五、經文張力

傳道書有趣的點，就在於有許多的張力。我覺得這是作者不斷迴旋反思造成的，就是先談談這一面，然後又回頭質疑，不斷反思，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可能傳道者自己也沒有定論，套句經文的話來說就是：「就是智慧人雖想知道，也是查不出來。」(8:17)

1. 肯定享福或否定享福：

傳道書從頭到尾肯定享福、享樂的地方很多(2:24、3:12-13、3:22、5:18-20、8:15、9:7-9、11:8-10)，甚至說「我就稱讚快樂，原來人在日光之下，莫強如吃喝快樂；因為他在日光之下，上帝賜他一生的年日，要從勞碌中，時常享受所得的。」(8:15)，那為什麼又說：「我心裏說：來吧，我以喜樂試試你，你好享福！誰知，這也是虛空。我指嬉笑說：這是狂妄。論喜樂說：有何功效呢？.....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沒有留下不給它的；我心所樂的，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；因我的心為我一切所勞碌的快樂，這就是我從勞碌中所得的分。後來，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。誰知都是虛空，都是捕風；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。」(2:1-11)？

謝品然(2000, p51)認為 2:1 所講「這也是虛空」，其實不是指喜樂，而是指「以喜樂試試你」這件事。這樣區分其實有點勉強，何況 2:2 還說「我指嬉笑說：這是狂妄。論喜樂說：有何功效呢？」還有一種解釋是區分 2:1 喜樂與其他地方講的喜樂不同。但是從 2:10「因我的心為我一切所勞碌的快樂，這就是我從勞碌中所得的分。」來看，這裡的喜樂應該包含勞碌的快樂、勞碌的分。我的看法是：這是觀點的不同所造成的。傳道者一方面否定所有的喜樂，甚至勞碌的快樂，因這些都不會留下什麼或改變什麼，都是虛空；但另一方面人生既然虛空，快樂的過生活則顯得重要。

傳道者對享樂還有另外幾點的提醒。一個是關於不知足：「人的勞碌都為口腹，心裏卻不知足。.....眼睛所看的比心裏妄想的倒好。這也是虛空，也是捕風。」(6:7-9)對享樂不知足只會更加的虛空。

還有一個是「往遭喪的家去，強如往宴樂的家去；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，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。憂愁強如喜笑；因為面帶愁容，終必使心喜樂。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；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。」(7:2-4)這裡可以看出傳道者所讚賞的喜樂並不是愚昧的歡笑，而是智慧地知道人總有一死，而智慧地過生活，所帶來的快樂(7:3)。

最後一點事關於早晨宴樂與酒醉：「邦國啊，你的王若是孩童，你的群臣早晨宴樂，你就有禍了！邦國啊，你的王若是貴胄之子，你的群臣按時吃喝，為要補力，不為酒醉，你就有福了！」(10:16-17)。傳道者否定早晨宴樂與酒醉，這可能是因為這種愚昧的快樂可能會遭致更糟的狀況，反致憂愁。傳道者有否定全部的宴樂與喝酒嗎？從「我就稱讚快樂，原來人在日光之下，莫強如吃喝快樂」(8:15)及「設擺筵席是為喜笑。酒能使人快活；錢能叫萬事應心。」(10:19)，就可發現傳道者應該不是全盤否定，而是否定「早晨」宴樂及酒「醉」的懶惰或不節制。

從傳道者的三點提醒，可以讓我們稍稍反省自己追求「享受快樂人生」時，是否用對了方法。對快樂的不知足、對生命終必死亡的無知、或懶惰及不節制，都可能妨礙我們享受快樂人生。

¹ 但是我覺得他稍稍忽略了要在「敬畏上帝」下享樂。

傳道者既然頌讚快樂，是否表示他完全支持「及時行樂」，人生過得快樂就好？並不是。因為傳道者處處強調及時行樂是在「敬畏上帝」的大框框底下，而且他說：「哭有時，笑有時；哀慟有時，跳舞有時」(3:4)。上帝的心意有時也是叫我們要忍受痛苦，不過上帝許可之下，應享受生活，快樂吃喝工作，及時行樂。

2. 肯定行義或否定行義

這個問題主要來自 7:15-18：「有義人行義，反致滅亡；有惡人行惡，倒享長壽。這都是我在虛度之日中所見過的。不要行義過分，也不要過於自逞智慧，何必自取敗亡呢？不要行惡過分，也不要為人愚昧，何必不到期而死呢？你持守這個為美，那個也不要鬆手；因為敬畏上帝的人，必從這兩樣出來。」不要行義過分，也不要行惡過分，是說有時不用強求行義嗎？是說可以行惡嗎？許多人對這幾節有不同解釋。

Barton (1908, p143-144)認為行義過分是反對哈斯底敬虔派過分守律法，不要行惡過分則確有可以稍稍行惡的涵義，敬畏上帝那一句則一定是他人所加。這個看法強調傳道書是由許多作者編輯整理而成，但我不由得想問問，既然後來的編者想加一句，為何不乾脆把前面刪掉以免矛盾？雖然我可以勉強同意 Barton 的說法也是可能性的一種，但是現在我們看的是完整的聖經，還是得完整的解釋。

李熾昌(1990, p94-95)認為行義過分、自逞智慧是指故意顯示自己較別人優勝；不要行惡過分則可能是傳道者容許人行惡，但更可能是對惡人無奈的勸誡，而敬畏上帝則是不走極端，或後人所加。這個看法的問題在於後半提到敬畏上帝不走極端，並沒有說明清楚不走極端是否就是可以行惡。若後面說敬畏上帝的人不走極端，是包含不要行惡過分，那怎麼能說這只是對惡人無奈的勸誡呢？

Goldberg (1986, p81-83)認為行義過分是過分敬虔、要求事事完美或著重外表行義，不要行惡過分則是不可放縱私慾，敬畏上帝的人則是要避免兩種極端。認為此段在談對人性過緊過鬆都不好是很值得一提的看法，並且「敬畏上帝的人」不會行義過分，也支持行義過分的義 צַדִּיק 並非真正的義。不過「義 צַדִּיק」在 7:15、7:20 及其他經節如 3:17 卻不是拘束人性過緊的意思，而且 7:16 似乎是承接 7:15 的論點而有的結論及建議。因此這個解釋雖不失為可能解釋之一，卻還是稍微有瑕疵。

Murphy (1992, p69-70)則指出因為傳道者後面就說沒有人真正是義的(7:20)，這裡的過分行義應是一種諷刺的講法，反而會讓人自取滅亡；過分行惡也是延續前一節的諷刺，傳道者摹仿功利主義觀點，指出兩種極端都沒有用處；敬畏上帝則是傳道者在這些奧秘中唯一能給的建議，因為不管後果如何，敬畏上帝是人該有的基本態度。這個解釋是覺得傳道者可能在自己進行對話，先用某種看法討論，最後再反思做總結，我認同這是可能的解釋之一。

Murphy(1992, p69-70)還有提到 Whybray 解釋過分行義是假冒為善，因為同節的「智慧」是使用反身(Hitpa'el)，可以有「讓自己顯得有智慧」的涵義。Murphy 不同意這個看法，因為上下文的「義」不是這個意思，且一般經文傳統並不把追求過多的公義認為是罪惡，如申 16:20「你要追求至公至義，好叫你存活」。另外此節的智慧、公義，這二者在智慧傳統當中常常是同義，因智慧的人會是公義的人，也支持「行義過分」並非是指一種罪惡。Murphy 的第一點質疑，和我對 Goldberg 的質疑類似；第二點質疑有一點點討論的空間，因為申 16:20 的「至公至義」原文是用 צַדִּיק צַדִּיק，和 7:16 這裡的「行義過分」 צַדִּיק הַרְבֵּה 不完全相同。第三點質疑我覺得不成立，假設這裡公義和智慧是同義，而自逞智慧是指假冒為智慧，那反而更加強了「行義過分」可能是指讓自己顯得公義的看法。

除了以上的看法，我再提一種解釋：可能傳道者認為既然「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，世上實在沒有」(7:20)，行義過分本不可用人力強求，因此不須強求而反致滅亡。不行惡過分，也是因完全不行惡是達不到的。但最重要的則是敬畏上帝，就是不行義過分也不行惡過分，而用上帝的喜悅

的方法過生活。

坦白說，對於以上各種解釋，我並無定論。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，就是要敬畏上帝。

另外一段討論善惡虛空的是在 8:11-14，以及 9:2-3。其實 8:11-14 是很有趣的地方，看到傳道者正反正反的反思，一下說「罪人雖然作惡百次，倒享長久的年日」(8:12)，一下說「然而我準知道，敬畏上帝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終久必得福樂。惡人卻不得福樂，也不得長久的年日；這年日好像影兒，因他不敬畏上帝。」(8:12-13)然後又說「世上有一件虛空的事，就是義人所遭遇的，反照惡人所行的；又有惡人所遭遇的，反照義人所行的。」(8:14)這一段我覺得結論在於「我就看明上帝一切的作為，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；任憑他費多少力尋查，都查不出來，就是智慧人雖想知道，也是查不出來。」(8:17)，傳道者也有疑惑吧！

3. 肯定智慧或否定智慧

傳道者一方面肯定智慧勝過愚昧(2:13)、使貧窮年輕人勝過年老不肯納諫的王(4:13)，並使人得益(7:11、10:10)、有能力(7:19)、知道解釋並臉上發光(8:1)、辨明時候和定理(8:5)，且智慧勝過勇力(9:13-16)；另一方面卻又認為智慧是虛空的，增加愁煩(1:16)、智慧人和愚昧人同樣都死(2:15)、雖勝過許多到後來仍沒用(4:16、9:16、9:18)、不要自逞智慧(7:16)，且智慧有限，不能參透上帝(3:11、8:17)、測不透萬事之理(7:23)。更加吊詭的是，剛說完「虛空的虛空，凡事都是虛空。」(12:8)，後面卻又肯定傳道者「因有智慧，仍將知識教訓眾人；又默想，又考查，又陳說許多箴言。傳道者專心尋求可喜悅的言語，是憑正直寫的誠實話。」(12:9-11)因此傳道者既覺得智慧是虛空的、有限的，又認同使用智慧過生活是好的；整個傳道書是智慧的結晶，但智慧又是虛空的。這種吊詭和張力，正是傳道書美的地方。

傳道書指出智慧的有限，對於自認高知識份子的我，是很好的提醒。人生智慧或知識，並不值得誇耀，因智慧也是虛空，也將過去(林前 13:8)。而人再怎麼有智慧，對於上帝的許多作為，例如義人受苦、預定與預知、三位一體等等，也未必能參透。人應該更加的謙卑才對。

4. 傳道書認為人死後是如何

傳道書對於人死後有幾種看法：第一個是「我心裏說，這乃為世人的緣故，是上帝要試驗他們，使他們覺得自己不過像獸一樣。因為世人遭遇的，獸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樣：這個怎樣死，那個也怎樣死，氣息都是一樣。人不能強於獸，都是虛空。都歸一處，都是出於塵土，也都歸於塵土。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，獸的魂是下入地呢？」(3:18-21)，第二個是「你手所當做的事要盡力去做；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，沒有謀算，沒有知識，也沒有智慧。」(9:10)，第三個是上帝必定要審判(3:17、11:9-10、12:14)，而在世上卻看到審判未必臨到(7:15、8:14)，因此指向死後的審判。第四個是「塵土仍歸於地，靈仍歸於賜靈的上帝。」(12:7)這四種看法應該怎麼調和呢？

首先要澄清第一個看法中，「人的靈」和「獸的魂」，其實是同一個字「氣息、靈、生命」^{רוח}，和 3:19 的氣息是同一個字，因此那一段是在強調人和獸都會死。這並不否定死後的審判，因為 3:17 就肯定會有審判，整個思想是一貫下來的。至於傳道者說不知道人的靈是否會上升，是否否定人的靈歸於上帝？這是不一定的，因為上、下這種觀念，未必適用於上帝；上帝也可以在地裡等著審判，地方並不是重點。是否否定人的靈魂比獸的靈魂強？這就要看是指哪方面。假如這節是指死後去處，到底人死後去處是否有比獸強，也很難說。誰知道呢？也沒人知道獸是否能進天國。

第二個看法中，可能指人在「陰間」暫時無知識無智慧，或可以指死後無跟在世工作相關的知識智慧，而從 9:4-5 來看，也可以是指人死後就無世上的知識、智慧。這些都不是指無知覺無靈魂，因此也不妨礙上帝的審判。

第三第四個看法互不衝突。因此我覺得傳道者的思想是一致的，或許有些微對話思考，卻無矛

盾。

六、結論

傳道書真的是很有味道的一卷書，不過「著書多，沒有窮盡；讀書多，身體疲倦」(12:12)，本篇報告顯然已經違反了傳道書的精神.....話說回來，真的要懇求上帝，讓我們在短暫有限的生命中，能照他的心意享受生命，敬畏他而活。

七、參考資料

- Barton, George A. 1908. *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Ecclesiastes.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*. Edited by Samuel R. Driver, Alfred Plummer and Charles A. Briggs. Edinburgh: T. &T. Clark.
- Blank, S. H. 1962. Ecclesiastes. Pages 7-13 in vol. 2 of *The Interpreter'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*. Edited by G. A. Buttrick. 4 vols. Nashville: Abingdon, 1962.
- Goldberg, Louis. 1986. *A Study Guide Commentary: Ecclesiastes*. 《傳道書研經導讀》。張鉅垣譯。香港：天道書樓。
- Murphy, Roland E. 1992. *Ecclesiastes*. Vol. 23A of *Word Biblical Commentary*. Edited by David A. Hubbard and Glen W. Barker. Dallas: Word.
- Weiser, Artur. 1992. *The Old Testament: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*. 《韋氏舊約導論》。第四版。顏路裔、古樂人譯。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。東南亞神學院協會編。香港：道聲。
- 李熾昌。1990。〈傳道書〉。1-172。《傳道書•雅歌(卷十七)》。李熾昌、周聯華著。中文聖經註釋。周聯華編。香港：基督教文藝。
- 謝品然。2000。《荒謬與真理：論傳道書之神學思想》。第二版。香港：建道神學院。